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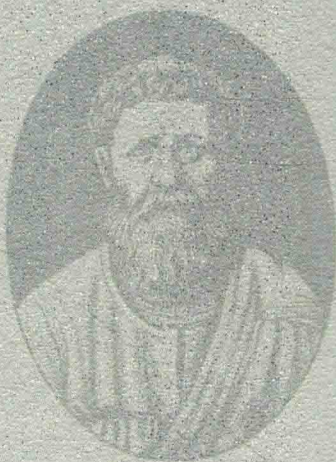
THE CITY OF GOD

上帝之城

(修订版)

下 册

[古罗马] 奥古斯丁 著
王晓朝 译



人民出版社

De civitate Dei

上帝之城

(修订版)

下 册

[古罗马] 奥古斯丁 著
王晓朝 译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伟珍

封面设计:吴燕妮

版式设计:边娜

责任校对:马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帝之城/[古罗马]奥古斯丁著;王晓朝译. —2版(修订本).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8.8

ISBN 978-7-01-019552-0

I. ①上… II. ①奥…②王… III. ①基督教-研究-古罗马
IV. ①B979.198.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58302号

上帝之城

SHANGDI ZHICHENG

(修订版)

[古罗马]奥古斯丁 著 王晓朝 译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8年8月第2版 2018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68.75

字数:985千字 印数:0,001-3,000册

ISBN 978-7-01-019552-0 定价:220.00元(上、下)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第十四卷

【本卷提要】奥古斯丁再次处理最初的人犯罪的问题,他认为按肉体生活的原因在于肉体的生命和人的邪恶情欲。他尤其证明了与淫欲相伴的羞耻感是对不顺从的公正惩罚,并探讨了如果人不犯罪,如何能够无淫欲地繁衍这个问题。

章1 若非上帝的恩典拯救了许多人,所有人都将陷入永久的第二次死亡

我们已经在前面几卷说过,^①上帝选择了从一个人开始把人类造出来的方式。他这样做的目的不仅是要使人类能够依据天然的相似性而团结在一起,而且要使人类能依靠同胞亲情的约束而和平地生活在一起。如果最初的两个人没有不服从——一个人从无中被造,另一个人从第一个人被造——那么人类的个别成员都不会屈服于死亡。犯罪使最初的这两个人的本性发生了巨大变化,变得邪恶,所以罪的束缚和死亡的必然性传给了他们的后代。

死亡之国对人的统治如此彻底,若非上帝的恩典从中拯救了一些人,那么对罪恶的惩罚将把所有人卷入永久的第二次死亡,对罪恶的惩罚是人类应得的,而上帝的恩典是人类不应得的,因为人类并无什么功德。这样,尽管这个世界上有许许多多国家,人们按不同的礼仪、习俗生活,有许多不同的语言、武器、衣着,但只有两种人类社会的秩序,我们可以按照圣经的说法,正确地称之为两座城。^②一座城由按照肉体生活的人组成,另

① 本书卷12,章22,章28。

② 参阅《以弗所书》2:19;《腓立比书》3:20。

一座城由按照灵性生活的人组成。当它们找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时，各自生活在它们自己的和平之中。

章2 按肉体生活应当理解为不仅产生于肉体的过错，而且也来自心灵的过失

因此，我们首先必须明白什么是按肉体生活，什么是按灵性生活。任何人要是只采取我们这些话的表面价值，必定会犯错误，这是因为他忘了圣经如何使用这种讲话方式，或是因为他对此注意得太少。一方面，他肯定可以假设伊壁鸠鲁学派哲学家按肉体生活，因为他们把身体的快乐视为人的至善。他可以假设，以其他某些方式把身体之善视为人的至善的哲学家也是按肉体生活的。他还可以假设，那些普通人按肉体生活，他们不相信任何学说，不实践任何哲学，而只是倾向于欲望，除了从感官中得到的快乐，他们不知道还有其他什么高兴的事。另一方面，他可以假设斯多亚学派的哲学家是按灵性生活的，他们把人的至善放在人的心中，^①人心若无灵，那还能算什么呢？然而，按照圣经使用这个表达法的意思，上述这些人实际上都在按肉体生活。

圣经没有用“肉体”（flesh）这个术语仅仅表示属地的、可朽的生灵的身体，如经上说：“凡肉体各有不同：人是一样，兽又是一样，鸟又是一样，鱼又是一样。”^②正好相反，这个术语有其他多种用法，表示不同的事情。在这些用法中，这个词可以用来表示人本身，亦即人的本性，这是在用人的某个部分代表整个人，例如，“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上帝面前称义”。^③如果在这里指的不是“没有一个人”，那么使徒希望我们把它理解成什么呢？这一点在稍后处就更加清楚了，他说，“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上帝的面前称义”，^④而在写给加拉太人的信中，使徒说

① 西塞罗：《图斯库兰争论集》，卷4，章15，章34；《学园派哲学》，卷1，章10，章38。

② 《哥林多前书》15：39。

③ 《罗马书》3：20，“肉体”（flesh）在句中译成“有血气的”。

④ 《加拉太书》3：11，这里的出处不是《罗马书》，如奥古斯丁所想的那样。

“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①

据此,我们把“道成了肉身”^②这句话解释为基督变成了人。某些人不能正确地理解这段话,他们假设基督没有人的灵魂。^③但正如我们在福音书中读到抹大拉的话,“有人把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④,这里也是在用部分代表整体,因为她讲的仅仅是基督的肉身被从坟墓里挪了去,所以整体也可以用部分来表示,在这个例子中用的是“肉身”这个词,实际意思是人。

肉身这个词在圣经中的用法极多,若要逐一加以考察需要很长时间。我们当前的目的是发现“按照肉体生活”这个短语的意思,肉身在这里很显然是一种恶,尽管肉身的本性不是恶。所以让我们仔细考察一下保罗写给加拉太人的信中的一段话,他说:“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忌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妒忌、凶杀、醉酒、荒诞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上帝的国。”^⑤

我们当前的考察需要我们对使徒信中的这段话给予充分的考虑,如果我们这样做了,什么叫作按肉体生活这个问题也就解决了。使徒说肉体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然而逐一系列并予以谴责。我们发现,不仅是那些与肉体快乐有关的事情列入其中,比如奸淫、污秽、邪荡、醉酒、荒宴等等,而且那些与肉体快乐无关的心灵之恶也在其中。因为这段话里也提到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忌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有谁会不明白,这些是心灵之恶,而非身体之恶?人也许确实会由于献身于拜偶像或行异端而节制他的肉体快乐。^⑥但哪怕他是这样的人,尽管被视为约束和压制肉身淫欲的,按照使徒的权威,他仍旧是在按肉体生活;他对其他

① 《加拉太书》2:16。

② 《约翰福音》1:14。

③ 参阅奥古斯丁:《反异端》,章 49;爱庇芳纽:《反异端》,章 69,章 49。

④ 《约翰福音》20:13。

⑤ 《加拉太书》5:19 以下,“肉身”这个词在中文圣经中译为情欲。

⑥ 参阅奥古斯丁:《约翰福音诠释》,章 13,节 13。

肉体快乐的节制恰好证明了他在做那些应受谴责的肉身的事情。

除了心灵,有谁能感受到仇恨?有谁会对敌人,或对他视为仇敌的人说,“你的肉身对我不好”,而不是说,“你的心对我不好”?最后,如果有人听说过“属肉身的”(carnalities)^①这个词,要是有这个的话,那么他无疑会把这些事情归于人的肉身,与此相应,也不会有人怀疑“属灵魂的”(animosities)^②这个词与心灵相关。那么为什么“教导外邦人相信和证道的师傅”^③要把所有这些相类似的过失归入“肉身的事”呢?这只是因为他在象征性地使用这个词,在以部分表示整体,他希望人们把“肉身”这个词理解为“人”。

章3 罪的原因从灵魂开始,而不是从肉体开始,因罪而来的腐败本身不是罪,而是惩罚

现在有些人可以说,肉身是各种道德罪恶的原因,灵魂受肉身的影响,过着邪恶的生活。但是说这种话的人没有仔细考虑到人的整个本性。因为,“可朽的肉身把灵魂坠了下来”。^④所以使徒在谈到可朽的身体时也首先说,“我们的外体虽然毁坏”^⑤,然后继续说,“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上帝所造,不是人手所造,而是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⑥

我们被可朽的肉身拉着往下坠,然而我们知道,下坠的原因不在于身体的本性和基质,而在于肉身的腐朽,知道了这一点,我们不希望裹上肉身,而希望拥有不朽。到那时候我们仍旧有身体,但由于它不再是可朽

① 该词的拉丁文是“caro”。

② 该词的拉丁文是“animus”。

③ 《提摩太前书》2:7。

④ 《所罗门智训》9:15。

⑤ 《哥林多后书》4:16。

⑥ 《哥林多后书》5:1以下。

的,因此它不会成为一个负担。而现在,“可朽的肉身把灵魂坠了下来,尘世的帐篷使心灵堕落,沉迷于许多事情。”^①不管怎么说,那些假设灵魂的毛病来源于身体的人错了。

维吉尔确实是在用美丽的诗句解释柏拉图的教导。他说:“一种强大的力量在激励着它们的生命,它们有着属天的源泉,在一定意义上它们不受有害的身体的阻碍,也不受属土的肉身和有死的肢体的影响。”^②但他也希望我们明白身体是心灵四种最主要的纷扰的主要根源:欲望、恐惧、欢乐、悲伤,而它们又是一切罪恶的根源。^③所以他接着又说:“因此欲望、恐惧、欢乐、悲伤到来了;它们不仰望天空,而是被囚禁在漆黑的洞穴中。”然而,我们的信仰很不一样。因为,迫使灵魂下坠的身体的腐败,其原因不在于最初的罪,而在于对这种罪的惩罚;不是可朽的肉身使灵魂有罪,而是有罪的灵魂使肉身可朽。

这样,尽管肉身的腐败对罪和邪恶的欲望有刺激,但我们仍旧一定不要把邪恶生活的所有罪恶都归于肉身。否则我们就应当认为魔鬼不会有任何罪恶,因为魔鬼没有肉身。我们确实也不能说魔鬼奸淫或醉酒,或者说它犯有诸如此类与肉体的快乐有关的罪行,尽管魔鬼在秘密地诱惑和怂恿我们去犯这样的罪。然而,魔鬼极为骄傲和妒忌;这些邪恶占据了魔鬼,使它注定要在我们这个黑暗的牢房中接受永久的惩罚。^④

使徒把这些支配着魔鬼的邪恶归于肉身,尽管魔鬼肯定没有肉身。使徒说,仇恨、争竞、忌恨、恼怒、妒忌是肉身的事,所有这些邪恶的起源和根源是骄傲,骄傲支配着魔鬼,尽管它没有肉身。有谁会比魔鬼对圣徒表示出更大的仇恨?有谁能比魔鬼对圣徒更加争竞,更加忌恨,更加恼怒,更加妒忌?然而,魔鬼虽有种种错误,但却没有肉身。那么这些事怎么会是肉身的事呢?如我所说,这只能是因为它们是人的事,使徒在这里用肉身这个术语指代人。

① 《所罗门智训》9:15。

② 维吉尔:《埃涅阿斯纪》,卷6,行730以下;参阅柏拉图:《斐德若篇》245E—250E。

③ 参阅西塞罗:《图斯库兰争论集》,卷3,章11,节24;卷4,章6,节11以下。

④ 奥古斯丁:《反摩尼教论善的本性》,章33。

所以,不是由于拥有了魔鬼没有的肉身,人才变得像魔鬼。倒不如说,由于按照人自身生活,才使人变得像魔鬼,亦即按人生活。因为当魔鬼不能恪守真理的时候,它选择了要按它自身生活,所以它说出来的谎言是它自己的,不是上帝的。魔鬼不仅是一个撒谎者,而且是“说谎之人的父”。^① 它确实是第一个撒谎的,谬误像罪一样,从它开始。

章4 什么是按人生活和按上帝生活

因此,当一个人按人生活,而不是按上帝生活时,他就像魔鬼一样。甚至连天使也不应当按它自己生活,而应当按上帝生活,若它能恪守真理、言说上帝的真理,而非言说它自己的谎言。使徒在另一处也提到了这一点,他在谈到人的时候说:“若上帝的真实因我的虚谎越发显出他的荣耀”。^② 他说谎言是我们的,真理是上帝的。

所以,当一个人按照真理生活时,他不是按自己生活,而是按上帝生活,因为上帝说“我就是真理”。^③ 然而,当一个人按自己生活时——亦即按人生活,不按上帝生活——他肯定是在按谬误生活。这不是因为人本身是谬误,他的创造者是上帝,而上帝绝不会是谬误的创造者。倒不如说,人被造就为公义的,他应当按他的创造者生活,而不应当按他自己生活,他要执行创造者的意志,而不是执行他自己的意志,而谬误就在于不按造他被造的方式生活。

人确实希望幸福,但他以这样一种方式生活不可能幸福。还有什么能比这更虚假? 所以说每一种罪都是谬误不是空话。因为,只有依据意志作出的行为才会犯罪,我们的意志要么想要自己称心如意,要么想要自己回避不幸。因此,这是一种谬误,我们用犯罪来使自己称心如意,然而犯罪却使我们不幸。或者说,我们用犯罪来使自己生活得好,但恰恰相反,犯罪使我们的生活更糟。为什么会这样呢? 不就是因为幸福只能来

① 《约翰福音》8:44。

② 《罗马书》3:7。

③ 《约翰福音》14:6。

自上帝,而不能来自人自己,但人却由于犯罪已经抛弃了上帝吗?正是因为按自己生活,所以人犯了罪。

我已经说过,有两座相互对立,互相冲突的城,它们的形成是由于有些按肉身生活,有些按灵性生活。现在也可以说有些按人生活,有些按上帝生活。保罗在对哥林多人说话时把这一点说得很清楚。“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妒忌、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①因此,“照世人的样子行”和“属肉体的”是一个意思,因为在这里作为人的一部分的“肉体”应当理解为人本身。

使徒确实在早些时候还把这些属肉体的人称作“属血气的”。他是这样说的:“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上帝的灵,也没有人知道上帝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上帝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上帝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上帝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②

稍后,对这样的人——亦即对“属血气的人”——他说:“弟兄们,我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③“属肉体的”和“属血气的”这两个术语,都是用部分来指代整体的象征性语言的例子。因为灵魂和肉体都是人的部分,但可以用来表示整个人。这样,“属血气的人”不是与“属肉体的人”不同的人。倒不如说他们是同一个人,也就是按人生活的人。以同样的方式,这个指代人的说法也用在别处,我们读到:“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no flesh)因行律法能在上帝面前称义”^④,“雅各家来到埃及的共有七十人(the threescore and ten souls)”。^⑤我们要明白,第一句话中的“没有一个”指的是没有一个人,第二句话中的“七十个灵魂”指的是七十个人。

① 《哥林多前书》3:3。

② 《哥林多前书》2:11 以下。

③ 《哥林多前书》3:1。

④ 《罗马书》3:20。

⑤ 《创世记》46:27。

还有,在使徒说“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的地方,他也可以说“不是用人的肉体的智慧所指教的言语”。同理,在他说“照世人的样子行”的时候,他也可以说“照肉身的样子行”。这一点在他后面说的话里显得更加清楚,“有说:‘我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①在这里,他用“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把意思说得比“你们是属血气的”和“你们是属肉体的”更加清楚,也就是说,你们是按人生活的,不是按上帝生活的,因为你们若是按上帝生活,你们自己也会成为神。

章5 柏拉图主义者对灵魂和肉体的看法比摩尼教的观点可取,但也要受到谴责,因为它把所有罪恶都归于肉体的性质

所以,没有必要在我们的罪和恶这件事上怪罪肉体的本性,这样做对我们的创造主不公平,肉体的本性就其自身所属的种类和既定地位来说是善的。但若有人抛弃善的创造主而按被造之善生活,肉体就不是善的了,而无论是按肉体生活,还是按灵魂生活,还是按整个人生活,因为人是由灵魂和肉体组成的,只用“灵魂”或“肉体”都能指代整个人。把灵魂的本性赞美为至善的人和把肉体的本性指责为邪恶的人,在他倾心于灵魂或拒斥肉体的时候都是属肉体的,因为他的信念是凡人的虚幻,而不是神圣的真理。

柏拉图主义者确实不像摩尼教徒那样愚蠢,因为他们并不把我们当前的肉体当作天生的恶的基质来谴责。^②相反,他们把构成这个可见的、有形体的世界及其性质的一切元素归于作为创造者的神。然而他们认为,灵魂受到属土的、有死的身体的影响,产生不健康的欲望、恐惧、欢乐和悲伤。这四种“纷扰”(如西塞罗所称)^③或“情感”(这个术语比较通用,源于希腊文)包含着人类行为的一切罪恶。^④

① 《哥林多前书》3:4。

② 参阅奥古斯丁:《反异端》,章46。

③ 西塞罗:《图斯库兰争论集》,卷4,章6,节11。

④ 参阅本书卷8,章11。

然而,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为什么在维吉尔的书中,当埃涅阿斯从他在阴间的父亲那里得知灵魂将返回身体时,他对这种信念感到惊讶,并声称“啊,父亲,我们能够相信升天的灵魂又返回累赘的身体吗?什么样强烈的求生欲望会使它们处于这样的不幸之中?”^①这种从属土的肢体和有死的肉身中产生出来的强烈的求生欲望仍旧存在于这些彻底洗涤过的灵魂中吗?维吉尔不是说这样的灵魂已经清除了一切所谓的“身体的瘟疫”吗?它们开始,甚至在此之后,希望回归肉身吗?^②

因此,哪怕这是真的(尽管这种信仰是完全空洞的),离去而又复归的灵魂处于不断的污染和涤罪的交替之中,我们仍旧应当得出结论说,不能把产生所有这些灵魂的邪恶运动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于它们属土的身体。因为,按照柏拉图主义者自己的说法,这种“强烈的欲望”,如他们杰出的发言人所说,并非由肉体产生,它迫使灵魂返回身体,甚至在灵魂已经涤清了各种肉身的瘟疫,建立了某种外在的身体以后,仍旧这样做。这样,如他们自己所承认的,灵魂不仅处在肉身的影响之下经历欲望、恐惧、欢乐、悲伤,灵魂也会受到灵魂自身产生的这些情感的骚扰。

章6 人的意志的性质决定了心灵正确与否

重要的事情在于人的意志的性质。因为,意志若是邪恶的,情感也是邪恶的;意志若是公义的,情感也不仅不应受到谴责,而且还应得到赞扬。意志与所有的情感相关,确实,情感无非就是意志的行为。所谓欲望和快乐不就是意志的行为与我们所希望达到的目的相一致吗?所谓恐惧和悲伤不就是意志的行为与我们所希望达到的目标不一致吗?当这种一致把自身表现为我们所期望的追求时,它就被称作欲望;当这种一致把自身表现为我们所期望的快乐时,它就是快乐。同理,当我们与我们不希望发生的事情不一致时,这样的意志的行为就是恐惧;当我们与所发生的违反我们意志的事情不一致时,这样的意志的行为就是悲伤。一般说来,当人的

① 维吉尔:《埃涅阿斯纪》,卷6,行719以下。

② 维吉尔:《埃涅阿斯纪》,卷6,行751。

意志受到各种想要追求或避免的事情的吸引或排斥时，它就转变为一种情感或其他情感。

因此，按上帝生活，而非按人生活的人必定是善的热爱者；由此可以推论，他也必定仇恨恶的东西。进一步说，由于没有人的本性是恶的，恶之所以为恶乃是由于某些过失，因此，按上帝生活的人对恶人有一种“完善的恨”的责任。^①也就是说，他不能由于过失而恨人，也不能由于人而爱过失；倒不如说，他应该恨过失，但是爱人。当过失得到医治，剩下的只是他必须爱的人时，他就没有什么需要恨的了。

章7 我们发现“amor”（爱）和“dilectio”（爱）这两个词在圣经中不加区别地使用，既可以指好的爱，又可以指坏的爱

当一个人的目的是爱上帝，不是按人生活，而是按上帝生活，爱他的邻居就像爱他自己一样，那么由于这种爱，他无疑可以称得上是拥有善良意志的。这种爱的倾向在圣经中一般称作“仁爱”（*caritas*），但也称作“爱”（*amor*）。例如，使徒教导我们，想要统治上帝子民的人应当是善的“爱者”（*amator*）。^②主本人曾经问使徒彼得：“你爱我（*diligis me*）比这些更深吗？”彼得回答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amo*）你。”^③然后主又一次发问，但问的不是彼得是不是爱（*amaret*）他，而是彼得是不是爱（*diligeret*）他；而彼得又回答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但当耶稣问第三遍时，他自己没有说“你爱我吗”（*diligis me*），而是说“你爱我吗”（*amas me*）。在这里，这位传道人继续说，“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Amas me*）就忧愁。”然而，这不是第三次，因为主说“你爱我吗”（*Amas me*）只有一次，说“你爱我吗”（*Diligis me*）有两次。由此我们可以明白，当主说“*Diligis me*”的时候，他的意思与“*Amas me*”没有什么不同。而彼得也没有改变用词，他在第三次回答时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

① 《诗篇》139:22，和合本中译文为“切切地恨恶”。

② 《多比传》1:8。

③ 《约翰福音》21:15。

(amo)你。”

我想这种区分值得提起,因为有不少人假设“dilectio”和“caritas”与“amor”的意思不同。他们说“dilectio”是褒义的,而“amor”是贬义的。然而事情很清楚,即使在世俗文献的作者那里也不是这样。但还是让哲学家们去考虑要不要为了他们自己的目的去作这种区分吧。不管怎么说,他们的著作已充分表明,当事情与直接朝向上帝本身的善有关时,他们用“amor”表示最高的敬爱。但我关心的是我们自己的宗教圣经,我们把它权威性看得高于其他一切著作,它并没有在“amor”、“dilectio”和“caritas”之间作这种区别。我们已经看到,“amor”也在褒义上使用。

但若有人假定“amor”既可用于褒义也可用于贬义,而“dilectio”只能用于褒义,那么就请他注意诗篇中的话,“唯有喜爱(diligit)强暴的人恨他自己的灵魂”^①,还有使徒约翰的话,“人若爱(dilexerit)世界,爱(dilectio)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②请注意在后一段经文中,“dilectio”既用于褒义,又用于贬义。我已经说明了“amor”的褒义的用法,但若有人想要查考一下它的贬义的用法,那就让他读一下这段经文,“因为人将成为他们自己的热爱者(amantes),钱财的热爱者(amatores)。”^③

所以,正义的意志是一种好的爱,邪恶的意志是一种坏的爱。因此,爱努力去占有它所爱的东西,这就是欲望;爱占有或享有了它所爱的东西,这就是欢乐;爱逃避它所反对的东西,这就是恐惧;爱经历着它所反对的东西,这就是悲伤。同理,如果爱是好的,那么这些情感就是好的;如果爱是坏的,那么这些情感就是坏的。

现在让我们依据圣经来证明我们所说的这些话是正确的。使徒“情愿(concupiscit)离世与基督同在。”^④还有,“我想要(concupivit)期待着你的审判”,^⑤或者说得更恰当些,“我期待着想要(concupiscere)你的审

① 《诗篇》11:5。

② 《约翰一书》2:15。

③ 《提摩太后书》3:2,和合本中译文为:“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

④ 《腓立比书》1:23。

⑤ 《诗篇》119:20,和合本译为“我时常切慕你的典章”。

判。”还有，“追求智慧的欲望（concupiscentia）能给你带来一个王国。”^①然而，作为一种固定用法，当我们使用“cupiditas”或“concupiscentia”而又没有添加欲望的对象时，它们就表示贬义的“欲望”。“欢乐”有褒义的用法，比如“你们义人应当靠上帝欢乐”，^②“你使我心里快乐”，^③“你会用你的赞同使我充满欢乐。”^④“恐惧”在某些地方是在褒义上使用的，使徒说：“就当恐惧战兢，作成你们得救的功夫”，^⑤“你不可自高，反要恐惧”，^⑥“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向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⑦至于“悲伤”，能否找到这个词用作褒义的例子是个棘手的问题。西塞罗使用“疼痛”（aegritudo）来替代悲伤，^⑧而维吉尔用“痛苦”（dolor）来代替悲伤，他说：“他们感到痛苦与快乐。”^⑨然而我宁可说“悲伤”，因为“疼痛”和“痛苦”更多地用来表示身体的状况。

章8 斯多亚学派希望在聪明人的心灵中找到的三种性情，痛苦或悲伤被排除在外，因为有美德的心灵是不会有这种感觉的

在上面讨论过的三种心灵纷扰的地方，斯多亚学派希望在聪明人的心灵中找到三种性情。性情在希腊文中是“eupatheiai”，在拉丁文中是“constantiae”，这是西塞罗的用法。^⑩他们找到愿望来代替欲望，找到高兴来代替欢乐，找到谨慎来代替恐惧。然而他们否认聪明人的心灵中有

① 《所罗门智训》6:20。

② 《诗篇》32:11。

③ 《诗篇》4:7。

④ 《诗篇》16:11。

⑤ 《腓立比书》2:12。

⑥ 《罗马书》11:20。

⑦ 《哥林多后书》11:3。

⑧ 西塞罗：《图斯库兰争论集》，卷3，章10。

⑨ 维吉尔：《埃涅阿斯纪》，卷6，行733。

⑩ 西塞罗：《图斯库兰争论集》，卷4，章6，节11以下；第欧根尼·拉尔修：《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和著作》，卷7，节116。

某种与疼痛或痛苦相应的东西,为了避免模糊不清,我宁可称这里讲的痛苦为悲伤。

斯多亚学派说,愿望肯定追求善,这就是聪明人做的事;高兴产生于善的获得,这是聪明人在任何地方都能获得的;谨慎避免邪恶,邪恶是聪明人必须回避的。然而,悲伤由一种已经发生了的恶所决定,由于他们认为没有一种恶能落到聪明人头上,所以他们说在聪明人的心灵中没有任何与悲伤相应的东西。他们这些话的意思大体上是这样的:只有聪明人能拥有愿望、高兴和谨慎,而傻瓜除了欲望、欢乐、恐惧和悲伤,什么也经历不到。按西塞罗的说法,前三样是“性情”,后四样是“纷扰”,但在其他大部分作者那里被称作“激情”(passion)。然而在希腊人中,如我所说,前三样称作“eupatheiai”,后四样称作“pathe”。

当我尽可能仔细地考察这个术语是否与圣经中的用法一致时,我发现先知是这样说的:“我的上帝说,恶人不会高兴。”^①这句话蕴涵着这样的意思,恶人能够感到欢乐,但不会高兴,因为高兴只属于好人和虔诚的人。还有,福音书说:“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②;这句话似乎有这样的意思,没有人会愿意得到邪恶的对待,而只会希望得到良好的对待。确实,由于语言习惯的问题,现在有不少翻译者在句中加上了“好”这个词,并把整句经文译成“无论你们希望人们对你们做什么好事,你们对他们也要这样做。”他们认为这一添加是必要的,免得有人会希望别人对他做可耻的事,例如提供奢侈的宴席,不必说更卑鄙的事情了。如果这样的人对别人也这样做了,他也许会认为自己在遵守诫命。但在希腊文福音书中——拉丁文圣经是从希腊文译过来的——“好”这个词并没有出现。倒不如说,这句经文应当读作“无论你们希望别人对你们做什么事,你们对他们也要这样做。”我相信,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好”这个词的意思已经蕴涵在“你们愿意”(ye will)中

① 《以赛亚书》57:21,见希腊文圣经七十子本,和合本译为“我的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

② 《马太福音》7:12。

了；因为经文并没有说“你们想要”（ye desire）。

然而，我们不需要总是用这样精细的含义来约束我们的语言，倒不如说，它们仅在需要时才使用。当我们阅读某些作品、其作者的权威我们若非不虔诚就无法加以拒斥的时候，在经文的真正含义不能找到其他表达法的地方，这些精细的意思是可以理解的，就好比我在上面所引用的例子，一部分引自先知，一部分引自福音书。因为有谁不知道恶者会快乐地狂喜？——然而“我的上帝说，恶人不会高兴。”如果不是因为“高兴”在这里是在一种特别意义上使用的，有专门的意思，那么怎么会这样呢？还有，教导人们去做他们“想要”别人对他们自己做的事情，免得他们会用可耻的、非法的快乐来相互满足，有谁会否认这样做是错误的？然而最完整、最真实的诫命是这样的：“无论你们希望别人对你们做什么事，你们对他们也要这样做。”如果不是因为在这里，“希望”这个词是在某种确定的意义上使用的，不带有恶的意思，那么这条诫命怎么会这样说呢？另一方面，如果没有“恶意”（evil will）这样的东西，就不会有一些人们更加熟悉的用法在日常语言中频繁使用，比如“你们一定不要有说任何谎言的意愿。”^①但恶意的意愿和天使们宣称“在地上平安，对人持好意”^②时的意愿是有区别的。如果意愿只能是好的，那么“好”这个词用在这里是累赘的。还有，当使徒说“爱在邪恶中不感到高兴”时^③，如果不是因为恨在邪恶中确实感到高兴这一事实，使徒的话怎么会是对爱的巨大赞美呢？

在一些世俗文献的作家那里也能看到对这些术语不加区别地使用。例如西塞罗，这位最杰出的演说家说：“元老院的议员们，我想要（desire）仁慈。”^④他在这里是在褒义上使用“desire”这个词的，又有谁会如此邪恶地认定他必须说“我的意愿是”（my will is）而不能说“我想要”（I desire）？另一方面，在特伦斯的剧本中，有个可耻的年轻人情欲沸腾，说“我有一个愿望，不为别的什么，只为斐鲁美娜（Philumena）。”但他的奴

① 《便西拉智训》7:13。

② 《路加福音》2:14。

③ 《哥林多前书》13:6，和合本译文为“不喜欢不义”。

④ 西塞罗：《反喀提林演说》，篇1，章2，节4。